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对比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reat Gatsb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地那热·亚力坤

Dinare·Yalikun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中国·天津 300350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摘要: 论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邓若虚译本和李继宏译本进行对比,旨在分析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笔者发现女性译者邓若虚的性别意识在译文中有所显现,且邓若虚的译本相对于男性李继宏的译本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在翻译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并让女性角色在译本中得到显现。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Deng Ruoxu's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 Gatsby* and Li Jihong's translation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awareness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female transla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translator Deng Ruoxu is manifested i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pared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male translator Li Jihong, Deng Ruoxu's translation has changed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women in translation to some extent, and made the female characters manifest in the translation.

关键词: 《了不起的盖茨比》;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译者主体性

Keywords: *The Great Gatsby*;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OI: 10.12346/sde.v4i1.5699

1 引言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的最著名的小说,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论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邓若虚译本和李继宏译本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性别对翻译的影响因素。

女翻译家邓若虚 1988 年出生于广东。2005 年,她被授予“百位青年作家”称号,并于 2012 年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翻译作品。邓若虚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翻译流畅、逻辑性强、易懂。

李继宏 1980 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省。李继宏的翻译涉及小说、散文、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和宗教等广泛领域。他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于 2013 年出版。李继宏声称他的翻译版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它是翻译理论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代表学者包括雪莉·西蒙、路易斯·冯·弗洛托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即译者对原文本的操控,其包括包括三种女性主义译者用来干涉和重写原文的策略和方法:“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和“劫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不满于将译者、译本以及女性不由分说地打人次一等级的观念,力求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1]。

3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策略角度分析两个中文译本

3.1 从前言与脚注策略的角度比较研究

由于邓若虚译本的前言引用了村上春树译本的前言,因

【作者简介】地那热·亚力坤(1996-),女,维吾尔族,中国新疆喀什人,硕士,从事翻译研究。

此论文没有从前言策略的角度进行比较。

在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邓若虚增加脚注以补充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有助于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图。

例1:“Want to go with me, old sport?”

邓译文:“想跟我一起去吗, old sport ①?”

①老伙计,老朋友。这是盖茨的句头禅,是典型的英式说法,相当于美式英语中的 my friend。盖茨习惯这个词显示在津待过,充当上流。

李译文:“老兄,你想跟我去吗?就在海湾沿岸转转”。

在小说中,盖茨比和尼克的对话中经常出现“老掉牙”的说法。显然,女性译者邓若虚添加了详细的脚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图。然而,男性译者李继宏没有做出任何解释。通过脚注策略对原文的补充解释,读者可以了解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译者与读者的认知联系体现了女性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凸显了女性译者的译者主体性。

例2:“They are not perfect ovals—like the egg in Columbus story……”(The Great Gatsby, Chapter 1: 5)。

邓译文:“半岛并不是正椭圆形,而像是哥伦布的鸡蛋①……”(邓若虚,2012:25)。

②意大利历史学家吉洛拉莫·班索尼在1565年出版的《新世界历史》记录了一个故事,在某次晚宴上,许多西班牙贵族贬低哥伦布的成就,认为就算没有哥伦布,也迟早会有人发现新大陆。哥伦布于是和他们打赌:除了他,没有人能不借助任何外力让鸡蛋竖起来。那些贵族先后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成功,到哥伦布时,他轻轻把鸡蛋的一端敲破,然后用被敲扁的那头让鸡蛋竖起来。

李译文:“它们的轮廓倒不是完美的椭圆,而像是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李继宏,2013:8)

邓若虚在脚注中详细叙述了故事和提及这个故事的目的,体现了女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女性译者的译者主体性;而男性译者没有添加脚注来解释,目标读者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会有一些困难。

3.2 从增补策略的角度对比分析

“增补”是一种基于两种语言差异对信息进行修正翻译策略。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倾向于根据原文对反映男性权力思想的地方对译文进行修改,以取代或补充原文中的性别差异。

例:“‘We’ve got to beat them down,’ whispered Daisy……”(The Great Gatsby, Chapter 1: 14)。

邓译文:“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黛西小声说着……(邓若虚,2012:33)。

李译文:“我们得把他们打趴了”,黛西轻轻地说……(李继宏,2013:16)。

通过比较,女性译者邓若虚通过坚定地表达“我们一定要”,是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比男性译者李继宏更能揭示黛西内心活动。虽然男性译者在翻译原文时没有明显

的压迫和蔑视女性的表现,但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更加关注原文中女性角色的心理刻画。

3.3 从劫持策略的角度比较分析

劫持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原著的改写,如“改写”一些不符合女性主义思想或蔑视女性的表达。

例:“‘Is is a boy or a girl?’ she asked delicately.”

‘That dog? That dog’s a boy.’

‘It’s a bitch,’ said Tom decisively.

邓译文:“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巧妙地问。

“这只狗吗?是男孩。”

“是母狗。”汤姆断然地说道。

李译文:“它是女孩还是男孩呀?”她轻声细语地问。

“这只吗?这只是男孩。”

“它是个婊,”汤姆斩钉截铁地说。

尽管狗主人说它是条公狗,汤姆用“bitch”这个词来描述狗的性别。在邓将“bitch”译成是条“母狗”,而李继宏则把它翻译成“婊子”。原著中作者想通过用这种词来凸显汤姆这个角色的性格特征,男性译者也选择了直接将原著作者的目的直接传达给目标读者。然而,女性译者邓若虚对贬低女性的词语进行劫持式“改写”,体现了女性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凸显了女性译者的译者主体性^[2]。

4 结语

论文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发现与男性译者李继宏相比,女性译者邓若虚在译者主体性发挥上有显著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受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在脚注部分表达了对角色心理活动的描述以及作者写作目的看法;同时女性译者相较男性译者更善于用增补策略,增加体现女性主义的词汇。此外,女性译者对文中贬低女性形象的描述进行劫持式改写,在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同时提高了女性形象在目标读者心中的位置。

然而,蒋晓华(2004:14)认为“女性主义者对翻译的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才能成为一种更加成熟的翻译理论。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性别的译者都可以通过培养性别意识来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但同时也要批判地吸收不同性别代表的思想,避免片面的性别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极端思想^[3]。

参考文献

- [1] 石红梅.论译者的显形——对后现代语境下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反思[J].中国翻译,2016(3):90-101.
- [2] 蒋晓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52-55.
- [3] 薛凡.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J].翻译研究与教学,2020(2):95-101.